

# 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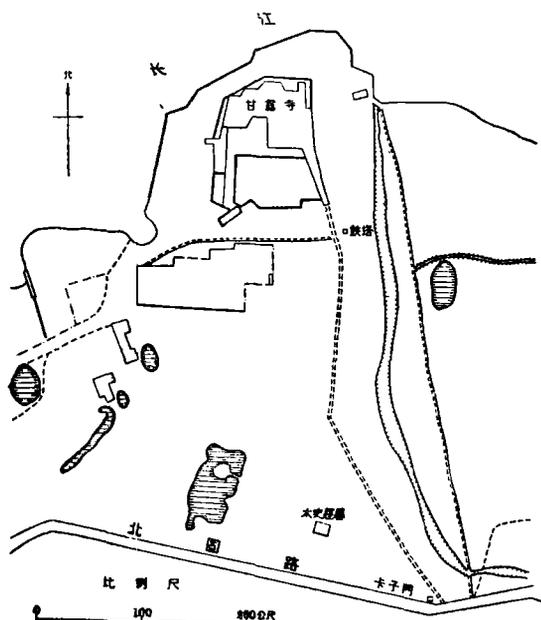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镇江分队  
镇江市博物馆

镇江甘露寺铁塔，位于北固山后峰东部甘露寺长廊入口的地方（图一）。塔的平面作八角形，原来是七级，现在连座只存三级。下面是须弥座，鑄着云水花纹，上面两层塔身，各有八面四门，鑄有文字、佛像、菩萨像和斗拱等，两层之间，还有腰檐和飞檐。现存的三

始，5月8日结束，出土文物两千多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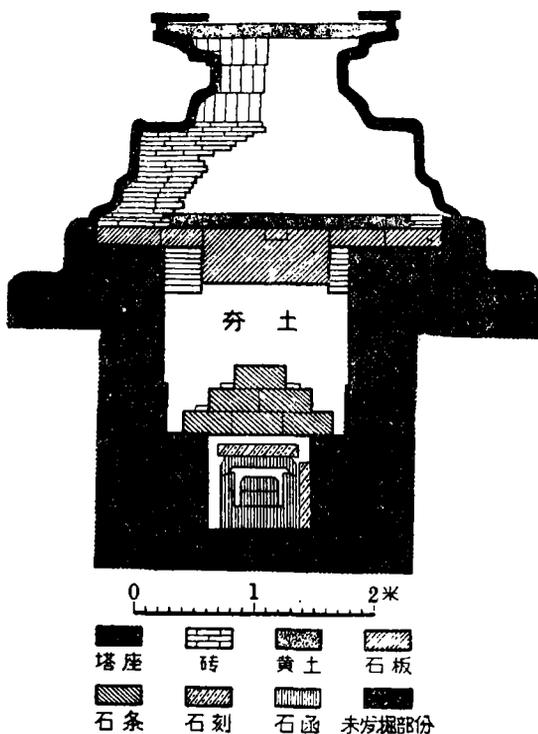
## 一、发掘情况

铁塔的基座（须弥座）高出地面约2.55米。从外部看，上面一段约1.63米是铁座，铁座不是直接放在地面上的，而是安置在地面上高约0.78米的一个砖石结构的基础之上。座内被砖、土填满，考虑到基座的稳固和技术上的困难，我们没有把基座吊开，发掘工作是从基座内部开始，自上而下进行。发掘深度4.22米（图二）。



图一 甘露寺铁塔塔位置图

级塔身，因为年代久远，已破损倾斜。明代补修的第四、第五两级塔身，曾经在同治七年坠落塔下，还保留在老君殿西面的花园中。1956年，江苏省人民委员会把甘露寺铁塔定为省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镇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为了保护这座铁塔，决定进行修复。修复工程在1960年4月里开始，并对塔基进行了一次发掘。发掘从4月24日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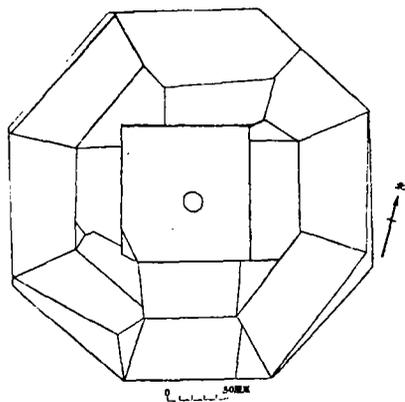


图二 甘露寺铁塔塔基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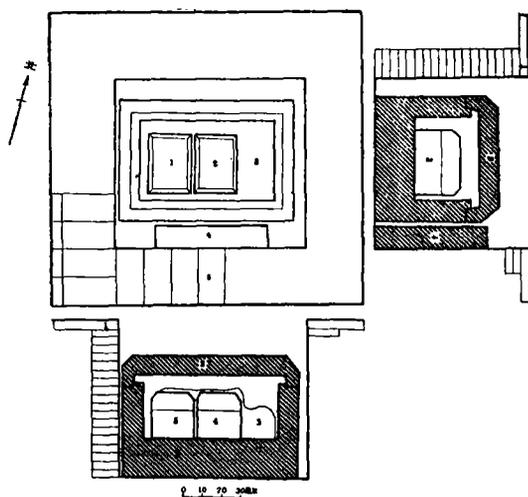
在地面以上的塔基建筑,最上为厚 10 厘米的黄砂土,下面竖青砖三层,厚 10—82 厘米,每块长 24,宽 9,厚 5 厘米,砖间以石灰抹缝。其中出土明代“秦昌通宝”、清代“顺治通宝”各 1 枚,“乾隆通宝”2 枚。再下平铺青砖十八层,砖每块长 29,宽 13.5,厚 3 厘米,也用石灰抹缝,其中出土铁弹丸 4 枚。砖下隔一层黄土层后是厚 13—46 厘米的石基,铁造基座即安置在这层石基上。由大小不等之十八块石板铺成(图三)。石板厚约 13 厘米,其间以石灰抹缝。正中一块石板为正方形,长宽均 1.03 米,厚达 0.46 米,当中有一圆窝朝上,径 24,深 10 厘米,用途不明。在这块方石的四周,是平铺的青砖八层,也以石灰抹缝。石基下是夯土层,此层下部四周,为平铺的青砖十层,底也用青砖铺成。中部自上而下,距离地表约 45 厘米的地方,出现东西向青石石板三层。上层一块,中层两块,下层石板三块,这三层石板,上面的正好盖住下面的纵缝,用三合土严密封固,盖住下面的坑子。在这夯土层中出土有宋代的陶瓷片。

在深 3.42—4.22 米的地方,是“地宫”建筑。它东西长 97,南北宽 86,深 80 厘米,由十九层长 29,宽 14,厚 3.5 厘米的青砖平铺构成(图四),底铺石板。

地宫内,放一长方形大石函,作东西向,函盖上复“潮州甘露寺重瘞舍利塔记”石刻,



图三 甘露寺铁塔石基平面图



图四 甘露寺铁塔塔基地宫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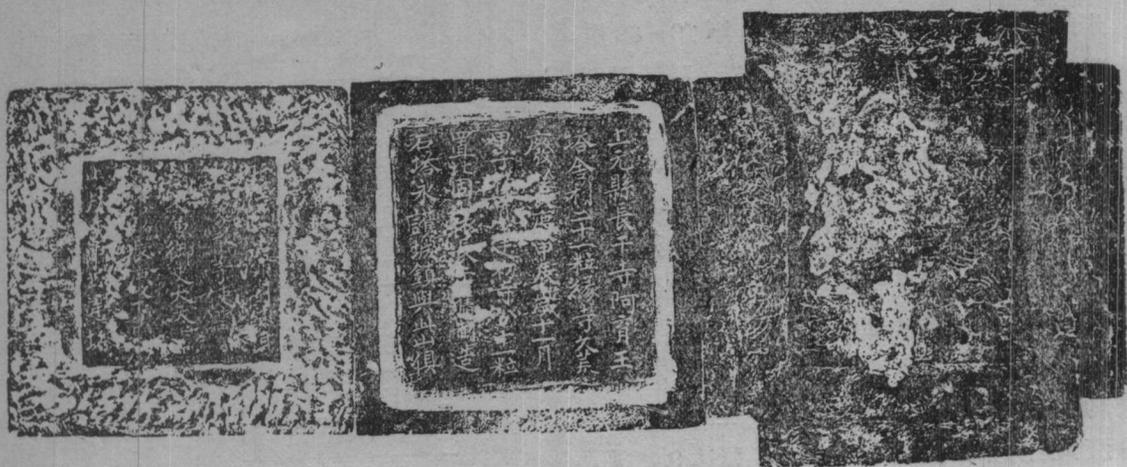
顶上散置 40 枚铜钱,函盖上也有一些铜钱。大石函四周还有空隙,在南北两面放置着一些唐代的石刻,南面中间是李德裕重瘞禅众寺舍利的手记石刻一方;其东,是记建塔的石刻一合;其西,是较小的石刻一对;北面靠东,是另一对较小的石刻;靠西,是李德裕重瘞禅众寺舍利时所用的石函盖子一个。

把大石函吊出,坑底显出铜钱约 900 枚、残铁器 6 件、铜渣 1 块、琉璃珠 3 颗和玉穿 1 件。

大石函盖内有宋人刻字,石函口沿上粘着几枚铜钱。函内用锦绣襍包着小石函两个,银函、银盒两个,漆盒一个,还有许多灵骨和 400 枚左右的铜钱。西面一个小石函内有银槨和金棺,是瘞禅众寺舍利的;东面一个小石函内有银槨、金棺和小金棺,是瘞长干寺舍利的。在这个石函的东面,是一个漆盒,内盛木轴和银牌。漆盒顶上北面,是一件圆银盒,内盛木函、琉璃瓶、舍利、灵骨等。更北是长方银函一件,内盛舍利。

## 二、出土文物

发掘出土的遗物,包括石、玉、骨、金、银、铜、铁、陶、瓷、琉璃、木、漆、纸、丝十四类,共编 76 号,2576 件,兹分述如下。



图五 李德裕重鑿長千寺阿育王塔舍利記石刻拓本



图六 長千寺舍利函拓本

## (一) 石刻

1. 李德裕重脩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記一合。质料青石，长寬均 19，厚 4 厘米。在石的中央有 10.6 厘米見方，0.3 厘米高的部分突出來，刻楷书 5 行。

蓋上淺刻人首鳥身迦陵頻伽圖案，大部分殘泐，蓋頂傾斜部分和邊沿側面刻花葉圖案。蓋陰刻楷书 6 行（圖五）。

2. 长方形石刻 兩对，青石。第一对石刻，其一长 15，寬 11，厚 3.6 厘米，一面淺刻人首鳥身双手持物的迦陵頻伽和花葉圖案，一面刻楷书 5 行；其二长 18.6，寬 14.2，厚 3.9 厘米，一面刻双手持盤作供养狀的迦陵頻伽和花葉圖案，另一面樺頭狀，上刻楷书 6 行（圖七，2）。第二对石刻，其一形状大小同于上項第一石，一面刻双手持物的迦陵頻伽和花葉圖案，另一面楷书 5 行；其二，大小形状同上項第二石，一面刻双手持筌的迦陵頻伽和花葉圖案，一面刻楷书 6 行（圖七，1）。这两对石刻無論就形状和內容看，

既不完整，又不連貫，估計当有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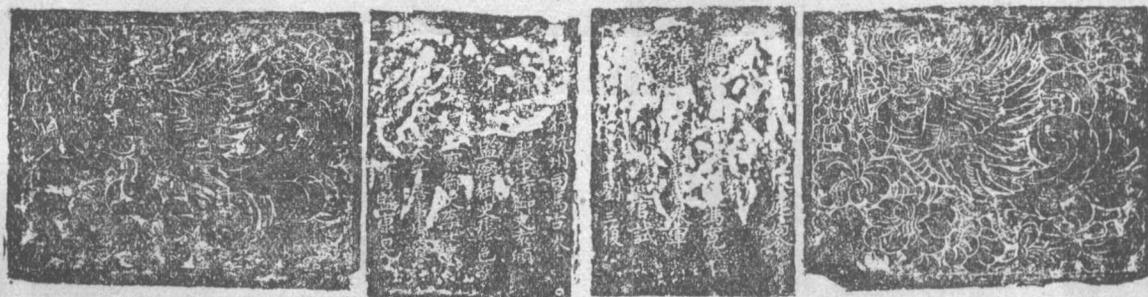
3. 李德裕重脩禪众寺舍利題記石刻 青石。56 厘米見方，厚 10 厘米。刻楷书 14 行，共 171 字（圖一〇，參看附录一）。

4. 禪众寺舍利石函蓋 青石。长 31，寬 22，厚 6 厘米。蓋頂淺刻鳳凰一对，間以花葉，边坡及四周側刻花葉圖案。蓋陰刻楷书 7 行（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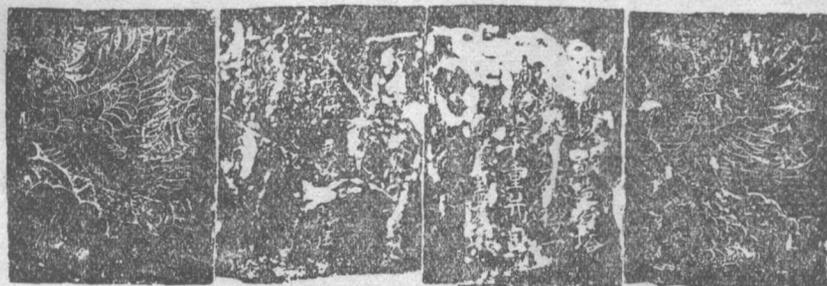
5. 潤州甘露寺重脩舍利塔記 青石。长 88，寬 66，厚 10 厘米。刻楷书 32 行，行 30 字（圖八，參看附录二）。

6. 大石函 为一整塊的青石凿成，連蓋长 89，寬 61.5，高 60.2 厘米。无花文裝飾。函蓋作蓋頂狀，厚 16 厘米。蓋陰刻楷书 8 行，共 158 字（圖一一，左、一三）。

7. 长干寺舍利石函 在大石函之内，作南北向，青石凿成。函身長 31.4，外口寬 21.9，高 12.7 厘米，兩端各刻双獅云氣，兩側各刻龙凤云氣（圖版伍，7、8；圖六、一二）。函蓋长 31.4，寬 21.8，高 9.1 厘米。蓋面隆起，



1



2

图七 长方形石刻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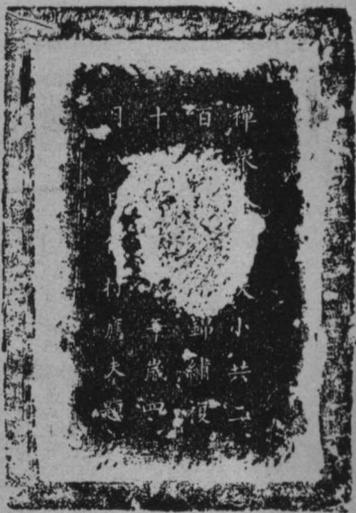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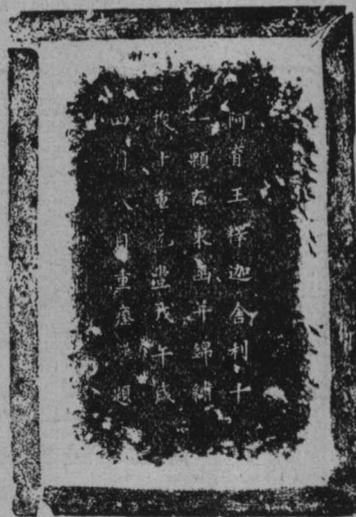


朴素无文。盖阴用墨线打出格子，刻楷书4行（图一一，右上）。此石函之函身为唐代原物，函盖是宋代重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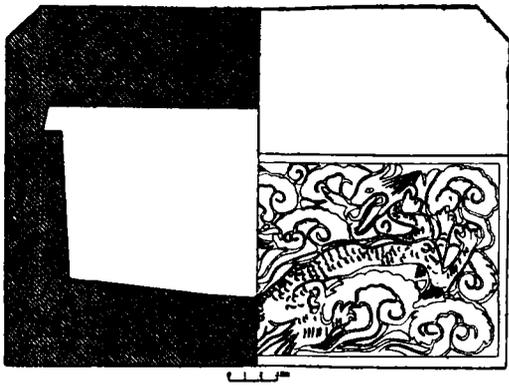
8. 禅众寺舍利石函 青石。带盖长38，宽21.5，高23.8厘米。朴素无文。盖阴用墨线打出格子，刻楷书4行，行8字（图版伍，1；图一一，右下、一四）。

(二)金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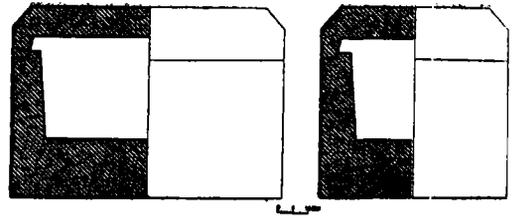
1. 长干寺舍利金棺 盖长6.4，底长5.1，头宽1.9，尾宽1.6，头高2.8，尾高2.1厘米。纯金，重3.1两（16两旧秤，下同）。捶揲制成，盖可取下。出土时原有封条纸缠腰并附在其外银槲之上。金棺除底部外，遍体浅刻精细花纹。棺头下刻门扉，中部刻直线文类似栅栏，上部刻如意云文图案。棺尾刻五朵如意云文，上托慧日（或系智珠）一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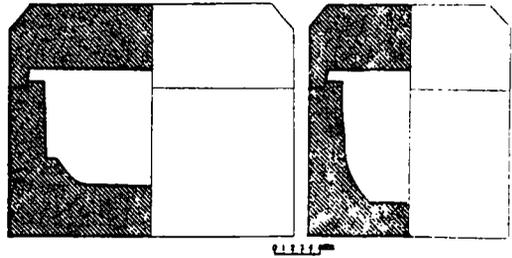
图一一 左：大石函盖阴题记拓本  
右上：长干寺舍利石函盖阴题记拓本  
右下：禅众寺舍利石函盖阴题记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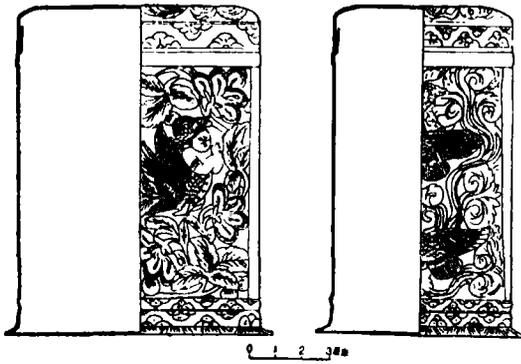
图一二 长干寺舍利石函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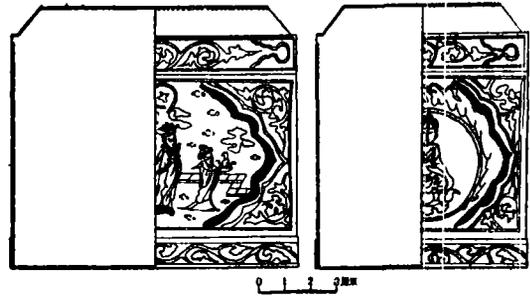
图一三 大石函纵横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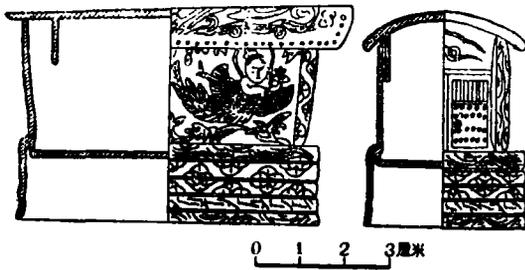
图一四 禅众寺舍利石函纵横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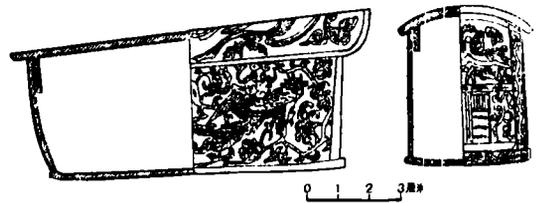
图一五 禅众寺舍利银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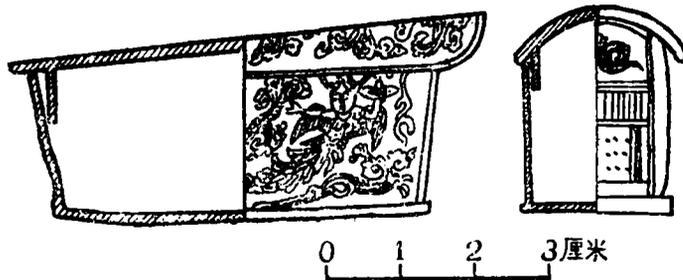
图一六 宋代银函



图一七 禅众寺舍利金棺



图一八 长干寺舍利银槨



图一九 长干寺舍利金棺

两侧各刻两个高髻的迦陵频伽，前者两臂伸张，后者双手合捧果盘。棺盖刻飞鹤（图版肆，1—3；图一九）。

2. 长干寺舍利小金棺 原在长干寺舍利金棺中。盖长2.9，底长2，底宽0.7，头高1厘米。纯金，重0.17两。朴素无文，腰身有封纸缠住，内盛舍利11粒。

3. 禪众寺舍利金棺 原在禪众寺舍利银槨之中。盖长7.9，底座长6.8，底座头宽3.9，座尾宽3.2，头部通高4.9，尾高4.4厘米。纯金，重6.2两。有封条纸缠腰。棺头下部刻门扉，门的上部刻直纹如栅栏状。棺尾刻双雁。棺两侧各刻双头迦陵频伽，前者双手持花果盘，后者合掌。须弥座上下枋刻水波纹，下鼻刻斜迴文，束腰和上鼻刻半朵花纹正倒相间的图案。棺盖刻飞鹤（图版肆，8、9；图一七、二一）。

### （三）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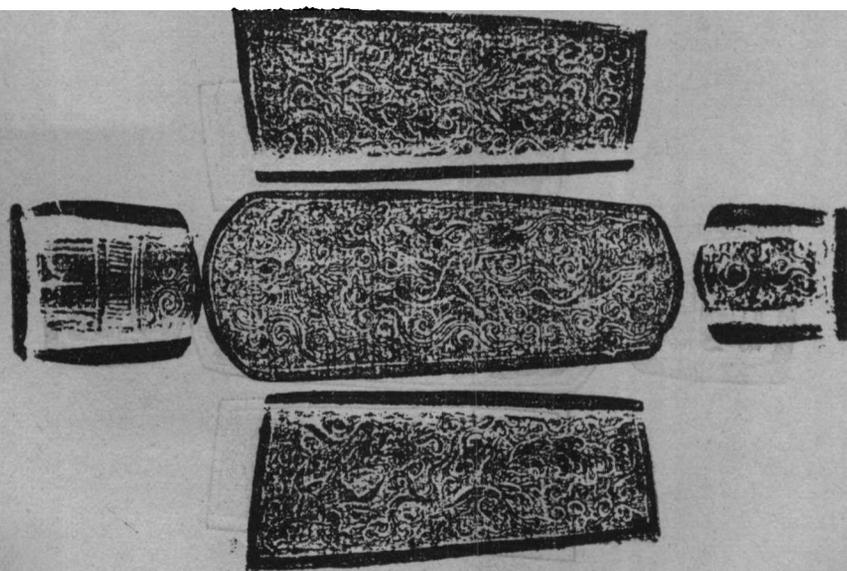
1. 长干寺舍利银槨 在长干寺舍利石函内，头朝北。盖长11.5，底长9.6，底头宽4.3，尾宽3，头高4.9，尾高3.9厘米。纯银，重6.51两。槨头下部中间刻门扉，上面为栅栏，其上双纹界内刻卷草，在中间会合上托慧日（智珠）一颗。槨尾刻如意十朵。两侧各

刻双首迦陵频伽像一身，高髻，四翅，手持花盘；槨顶为飞天两个，高髻，裸上身，下着长裙，手持花盘或果盘。其前端，有如意宝珠，其四周，有流云和花朵（图版肆，4—6；图一八、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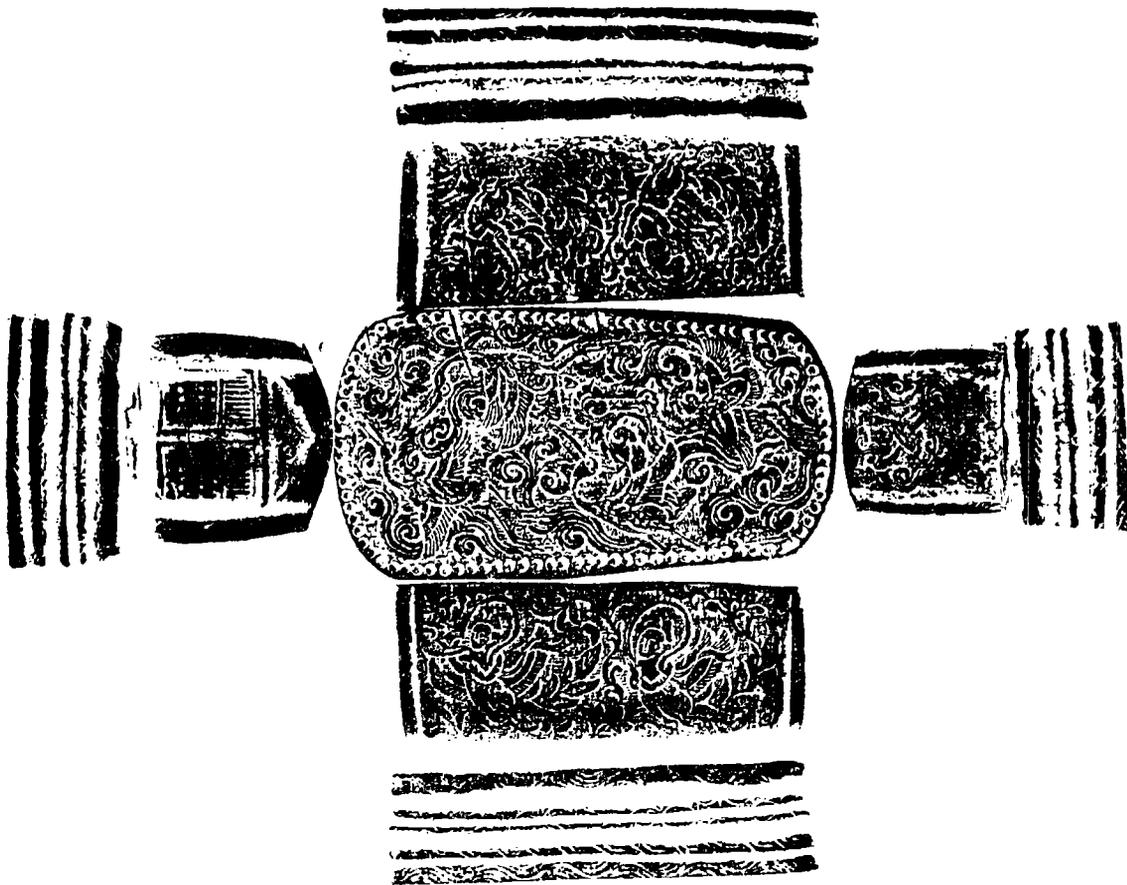
2. 银人像 与小金棺同置于长干寺舍利金棺之中。重0.14两。作举左手蹬左足状，最长处2.3厘米（图二七，左）。

3. 禪众寺舍利银槨 在禪众寺舍利石函中，头朝南。底长9.7，底宽8，通高12.4厘米。重11.6两。底系嵌上的，出土时脱落。槨头刻门扉，有门环一对，突出于平面外，上挂一真正的银锁，与虎丘云岩寺塔出土经箱上的锁相同<sup>①</sup>，锁及钥匙还可以取下来（图版伍，2）；槨后刻飞雁一对，两侧各刻迦陵频伽一身，一个双手合掌，另一个双手持花盘作供养状（图版伍，3）。槨下为须弥座。槨顶刻飞鹤一对，盖边也刻有花纹（图一五、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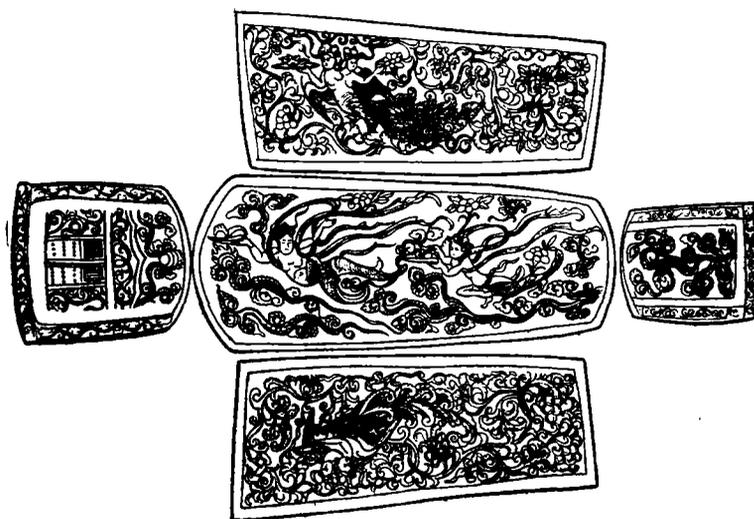
4. 银函 长10.9，宽8，高10厘米。重4.88两（不带盖）。正面刻释迦坐像（图版伍，5），两侧刻仕女月下焚香图，后面刻文字10行，共86字（图版伍，6）。函盖刻二龙攫珠。盖阴墨笔楷书3行14字为：“临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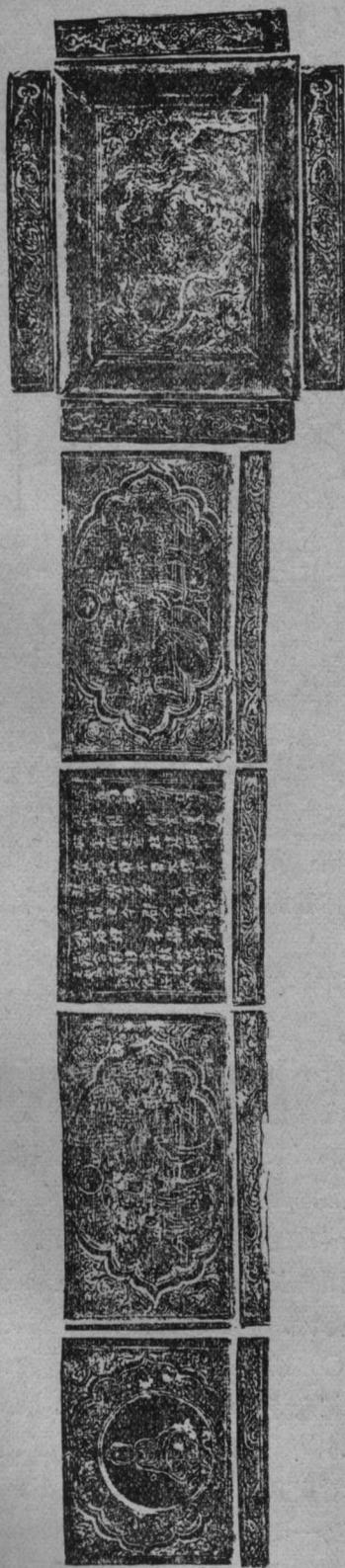
图二〇 长干寺舍利金棺花纹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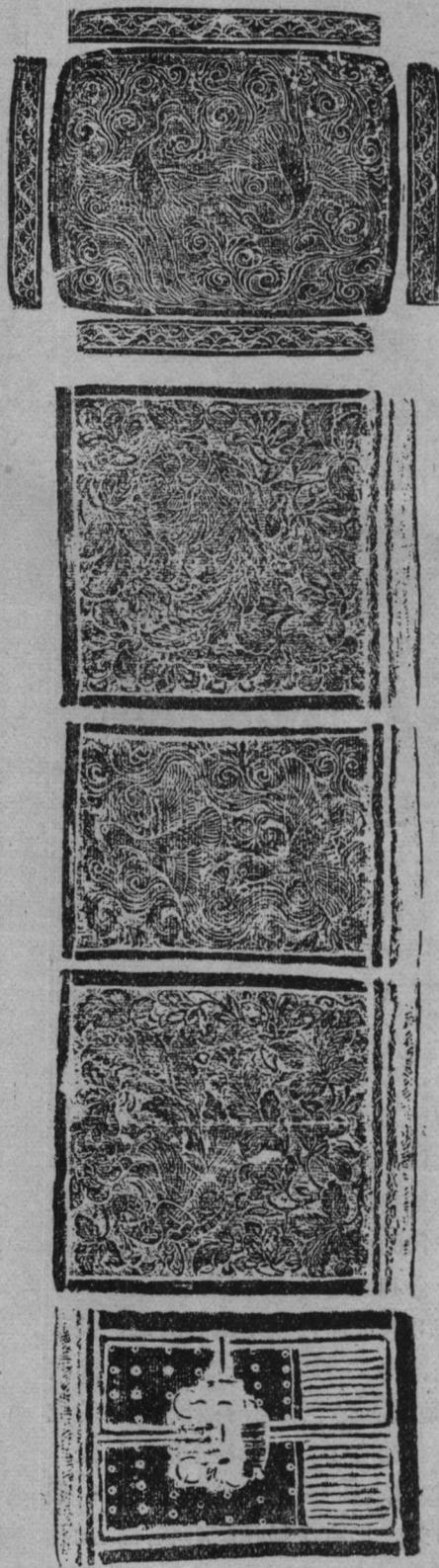
图二一 禪眾寺舍利金棺花紋拓本



图二二 長干寺舍利銀槨花紋示意图



图二三 宋代银函花纹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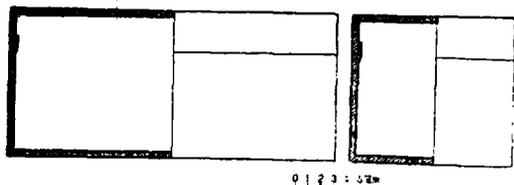


图二四 禅众寺舍利银镜花纹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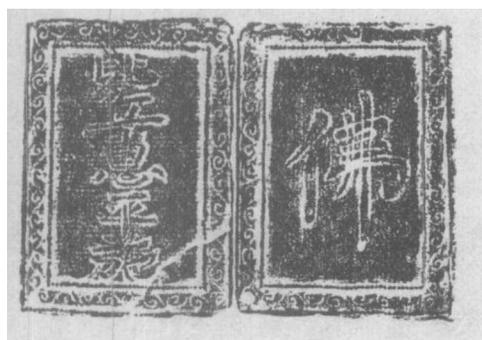
王安礼元丰元年四月七日記”，在出土时墨迹犹新（图版伍，4；图一六、二三）。

5. 銀盒 圓形，直徑 6.3，連蓋高 5.5 厘米。重 1.61 兩。朴素无文（图版肆，7；图二五）。

6. 銀牌 双层中空，长 5.5，寬 4.2，厚 0.7 厘米。正面双綫鈎刻“佛”字，反面双綫鈎刻“比丘惠平施”五字（图二六）。



图二五 銀盒剖面图



图二六 銀牌正、反面刻文拓本

#### (四) 封紙

存两条，一长 2.5，寬 1.3 厘米，較厚，橙黃色，其上墨书“□封”两字，是封小金棺用的；一长 8.5，寬 1.5 厘米，較薄，灰色，其上也有“□封”两字，是封禪众寺舍利金棺用的。两紙均曾請鎮江市大东造紙厂技术科鉴定，在显微镜下作 100 倍及 620 倍观察，原料单纯，都是桑皮纖維，认为紙張的质量很好，当是宋代的桑皮紙。

#### (五) 舍利

共有 773 粒。唐代瘞下的計两处，长干寺舍利小金棺內 11 粒和禪众寺舍利金棺內 156 粒，都是透明或半透明的顆粒，无色的或白色的多，細如芥子。宋代瘞下的計三处，銀函內 57 粒，附在一大块化石状物之上；銀圓盒內 170 粒，另有 7 粒作矿石状，綠如孔雀石（图版伍，9）；木函內 372 粒，均細如

芥子。

#### (六) 灵骨

共有 522 顆。唐代瘞下的分三处，长干寺舍利銀槨內 115 顆；禪众寺舍利銀槨內 68 顆，金棺內 34 顆，均甚干燥。宋代瘞下的分两处：圓銀盒內 156 顆，大石函內 149 顆，后者比較潮湿。

#### (七) 琉璃

1. 琉璃瓶 圓形，鼓腹，高 2.1 厘米，极薄极輕（图二七，右）。



图二七 左：銀人像正、背面  
右：琉璃瓶

2. 琉璃珠 无色透明，徑 1.2—1.5 厘米不等，中有穿孔，当系念珠。

#### (八) 漆盒

木胎，墨內朱外，长 25.5，寬 12.4，高 10.3 厘米。原在大石函內最东面，作南北向。有几层薄絹包裹，上用墨笔画着花叶，在盒頂作收縮打結的形状，大都粘附在盒上，不能取下。

#### (九) 木器

1. 木軸 长 22，徑 1 厘米。两端用銀皮包飾，质料不易辨认，因潮湿而外表腐朽，是佛經（或佛像）的內軸，經（或像）已經不存在了，原来还用絹、錦制作的經袱包裹，这种絲織品的殘片还留存在漆盒中，大片的絹紧貼在漆盒的內壁上，不能取下。

2. 木函 长 5，寬 2.7，高 3.2 厘米，楠木质料。外塗薄漆。多已剝脫，出土时散成数片。

#### (一〇) 絲織品

1. 包禪众寺銀槨的絲織物 1 块，殘长 8.6，寬 6.5，厚 0.4 厘米。朝外一面相当腐坏，不易看出其結構情况，其下露出好几层，似为罗，另一面为好几层的緞子組織，朴素无花，結構細密。它殘留在槨頂上。

2. 包漆盒的絲織品及盒內包經的經袱出土情况已于漆盒条中述明。在盒身上画墨花的絹上，有数处附有織錦殘片。

3. 包銀圓盒的絲織物 一在盒下，质料是罗，折疊为六层以上，长10.5，寬9.6厘米(沒有展开)，上面留着很清晰的圓盒盒底的印痕。另一块在其上，也是折疊为六层以上的一块罗。其中夹有平布組織，但为斜交的絲織物，上面也留着圓盒的印痕。

4. 剪成菱形的罗 木函內有剪碎成菱形的罗68块，每块长约1.1，寬1厘米。其中一部分用墨笔画着单綫花叶。

5. 絲織包襖 在大石函內，包裹两小石函，两銀盒，一漆盒的絲織包襖，殘破为50块以上，情况比較复杂，現举以下几个片段为例：第一段，若干层粘在一起，很零碎，似为綾；第二段，絹片，密度各有不同，在一平方厘米內，有經39、緯19的，有經56、緯15的，有經45、緯16的；第三段，是这个包襖打結的地方，在两小石函的上面靠东，是单纯的一种織物，平織(平布組織)，但經緯斜交，上有墨字，已不能辨識，結子是多层的，长9.2厘米；第四段，一面为錦，另一面附有纖維长而齐的絲綿，面积大的长11，寬8.5厘米；第五段，两面为錦，中間夹一层絲綿，一片上有墨写的字，可識出“佛”、“尽”、“諸”三字，另一片可識出“一”、“彼”两字；第六段，一面为錦，中夹絲綿，另一面为縐，边用針縫成；第七段，反面为絹，正面为錦，絹在边上翻过来1.1厘米寬，縫在正面上，中間穿过一根或两根絲绳，緯絲很粗；第八段，长7.1，寬7厘米，反面为絹，中間为斜文組織，正面为好几层的罗，其上有小朵綉花。以上这些断片如何成一整体，現在已不清楚。織錦上的花纹图案内容和原来的顏色也均不清楚了。至于其时代，我們认为应是北宋熙宁年間到元丰元年的产品。因为第一，唐代所瘞錦綉襖，在地下經過二百四十年，在北宋出土时已腐爛；且熙宁二年出土，

元丰元年再瘞，中間隔了九年，还用原有的錦襖葬下去，是不大可能的；第二，据李德裕手記，长干寺舍利是用錦綉襖“十重”葬下，禪众寺舍利是用“九重”葬下去的，照两小石函宋人題記，一起变成了“十重”，可見都是宋人所施的。

#### (一) 玉器

玉穿 1件。徑1.6，长2.5厘米。两端平，两头大，中間小，中有穿孔，橙黄色，似为念珠串中的一件。

#### (一二) 銅錢

共計1115枚。有汉“半两”3枚、“貨泉”2枚、隋“五銖”7枚、唐“开元通宝”247枚、“乾元重宝”3枚、南唐“唐国通宝”2枚，其余均北宋的錢，計有“宋元通宝”9枚、“太平通宝”67枚、“淳化元宝”21枚、“至道元宝”28枚、“咸平元宝”43枚、“景德元宝”37枚、“祥符通宝”85枚、“天禧通宝”54枚、“天圣元宝”51枚、“明道元宝”6枚、“景祐元宝”29枚、“皇宋通宝”195枚、“至和元宝”21枚、“嘉祐通宝”43枚、“治平元宝”10枚、“熙宁元宝”59枚。其它不能辨别的錢90枚。

此外，在填土和磚层中，还出土有宋代瓷片、陶片，殘铁器等共14件，又有明代“泰昌通宝”1枚、清代的“順治通宝”1枚和“乾隆通宝”2枚，清代铁彈丸4件。

### 三、結語

这次出土的实物，澄清了铁塔本身的历史。首先，我們知道了李德裕建的是“石塔”，經過情形是长庆四年(824年)十一月十九日由长干寺分过一部分舍利来，于长庆五年正月初四日建石塔瘞下，太和三年(829年)正月二十四日禪众寺又出土舍利，在二月十五日也葬到塔下来。认为铁塔为唐李德裕建，是不对的。李德裕建石塔，在当时是地方上一件大事，从石刻文字中看，有一大批官吏参与了这件事情，其中如秘书监、太子左右贊善大夫、杭州司馬、左右威卫騎曹參軍、殿

中侍御史、太子詹事、掖庭局令、监察御史、校书郎等，从从三品到正九品，文武职都有，虽然多是兼职或檢校，都是重要的官員，另外还有一部分寺僧参加。这些人中，刘三复的名字见于《旧唐书·李德裕傳》，杜牧和刘禹錫都和他有文字交往。以后石塔大約在乾符年間倒掉。至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于其地大兴土木时，挖出李德裕所葬遺物，由焦巽出錢200万鑄造铁塔，熙宁九年五月开工，元丰元年(1078年)四月完成，重壘这批唐代遺物，但又加入了一批宋代的東西，可見过去日人关野貞、村田治郎等认为甘露寺铁塔建于北宋初年的推測是不正确的<sup>②</sup>。北宋这次建塔，也应有不少軍政僧民等参加，可惜記載較少，現在只知王安礼为銀函題了字。王安礼是王安石弟，《宋史》卷327有傳，他当时在潤州太守任上。撰写碑記的是浮玉的和尚务周，浮玉是当时金山和焦山的名字。現存铁塔第三层，有一面鑄有如下一些带职位名称的僧人。

“勾当塔主僧	守严
知客僧	洪永
藏主僧	应荣
首座僧	□守
直岁僧	守□
典座僧	□中
維那僧	惠平
監院僧	□□
住持傳法沙門	应夫

其中有三人的名字，见于出土的遺物文字中：一是守严，他的职务是看守铁塔；一是惠平，他的职务是管理寺中事务的；一是应夫，是当时甘露寺的主管和尙。

原来的铁塔是“九級”，以后，据《丹徒县志》、《康熙鎮江府志》記載，万历十一年“塔頽海嘯”，由“僧性成、功琪重建”这次重建可能减少了两层，所以清初据高从龙摹繪而刻出的甘露寺图，嘉庆、道光年間，京江画派画家張夕庵和周鑄画的册頁，铁塔都似七层。

現在殘留在老君殿側的四、五兩級塔身，大約是明代鑄造，第四层从腰間折去一半，上有两处不完整的銘文为：

“中 宪 大 夫 直  
奉 政 大 夫  
承 直 郎  
承 直 郎  
文 林 郎  
儒 学 教 諭  
奉 委 □”

“大園坊信士史攻妻倪氏

男史証妻高氏

孙史園善妻吳氏史

海淨会王”

“中宪大夫”、“奉政大夫”、承直郎”、“文林郎”都是明代的官职<sup>③</sup>。“大園坊”，則是当时丹徒二十二个坊之一<sup>④</sup>。

这次发掘，还证明鴉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者盜劫铁塔下的宝物的企图，是没有实现的<sup>⑤</sup>。

这次出土的石刻，凡是唐代的，都以繁縟的花紋图案裝飾，反之，宋代石刻都是朴素无文的。这些唐代石刻上的花叶、卷草裝飾，和在西安唐代大明宮含元殿遺址发现的八棱青石柱上的花叶雕刻十分相似<sup>⑥</sup>。唐代石刻文字都是李德裕所写，尤其以重壘禪众寺舍利題記写刻得最为杰出，在刀法上，把每个字笔划的肥細，轉折，鋒芒，波磔和結構表現得完美无缺。

铁塔塔基出土的这批金銀器，原料可能来自揚州<sup>⑦</sup>或淮南，李德裕奏銀妝具狀說：“訖今差人于淮南收买，旋到旋造”<sup>⑧</sup>，这是长庆四年唐敬宗时的事，与李德裕施金棺銀槨重壘长干寺舍利正是同年。铁塔出土金銀器，应是集中当时地方上金工的最高技艺作成的，其制造和雕刻均极精美，說得上是唐代金銀器中的艺术珍品。

最后再提一下应夫这个人，他主持甘露寺达十四年之久，早年得法于越州天衣寺的

义怀<sup>⑥</sup>，是属于禪宗系统的云門宗的。

执笔者 郑金星 刘受农  
楊荣春 梁白泉

### 注 釋

- ① 苏州文物管理委员会：《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 1958 年。
- ② 关野贞：《支那の建筑と艺术》634 頁；村田治郎：《支那の佛塔》140 頁。
- ③ 《明史》卷 72 职官志一。
- ④ 《康熙鎮江府志》卷 1 坊市条。
- ⑤ 《北固山志》卷 7，述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事說：“二十二日英提督往江宁，所留兵目日捉数千人拉甘露寺铁塔，历久不动，乃止”。
-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30、31 頁；图版伍拾，1，科学出版社 1959 年。
- ⑦ 《旧唐书》卷 174《李德裕傳》“金銀不出当州，皆須外处迴市”，《新唐书》卷 41《地理志》記揚州“土貢金銀銅器”。
- ⑧ 《旧唐书·李德裕傳》，又見《李卫公別集》卷 5。
- ⑨ 《嘉定鎮江志》卷 20。

#### 附录一 李德裕重瘞禪众寺舍利題記录文

有唐大和三年己酉岁正月二十四日「乙巳，於上元县禪众寺旧塔基下获」舍利石函，以其年二月十五日乙丑「重瘞藏於丹徒县甘露寺东塔下，金」棺一，銀槨一，錦綉襖九重，皆余之施」也。余长庆壬寅岁，「穆宗皇帝擢自宪台，廉於澤国，星霜」八稔，祇事三朝，永怀旧恩，「破」齿难报。創甘露宝刹，重瘞舍利，所「以資」穆皇之冥福也。浙江西道观察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礼部尚书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李德裕。长千寺舍利在东函；禪众寺舍利在西函。」

#### 附录二 潤州甘露寺重瘞舍利塔記录文

潤州甘露寺重瘞舍利塔記 住浮玉沙門勞周撰 唐大和己酉岁，丞相卫国公持节是邦，得长干、禪众二寺旧塔基下所藏舍利，各以金棺銀槨重瘞藏于北固山甘露寺之东偏而塔焉。厥后星霜屢变，世「代陵迟，塔既隳摧，事亦曖昧。寺僧屋於是地，以为至卑至陋汗衰之所。方」今天子即位之二年，在熙宁之己酉岁，大新法度，兴崇寺宇，天下之人，莫不乡「風而欽奉。寺之主者，欲去故弊，張大其居，眷其地势之高隆，不能宏壯厥事，遂」用工去其土而平之。基将成，迅風驟雨，一夕暴作，其基复从而頽圯，載募夫力，「相与經營。一日，忽有数金出于地，夫力利其金，不計其工多少而取之，其地愈」下而其金愈多，几至寻丈，果見石函一所，既惊且疑！遽具佛事，集徒众，焚香而「自之，迺見卫公所藏之舍利与其亲笔志文，粲然如新。其舍利色瑩质明，香气」芬馥，祥光发现，晃於朝日，乃知是浮图之故址也。南徐古为形胜之地，風俗醇「厚，率多善人，聞是胜緣，悉来擎跪。焦君異者，實力既厚，善心尤篤。悟身不实，犹」若浮漚，庆此难遭，如龟值木。遂乃擇良匠，冶黑金，为浮图九級，即其故址而藏「焉。起於丙辰之仲夏，成于戊午之孟夏，其所費之資二百余万。浮图成，远近之」人，咨嗟贊叹！稽首而圍繞。且夫佛出於堪忍界内，誓修於僧祇劫中，泥洹於拘「尸那城，闡難於双林之下。其有灵牙舍利，遺福於无穷，或隨心所求，感物而現。」資生变化，應於有緣。今卫公之所藏，岂非感应資生者乎？此皆以不可思議之「力之所薰修，管見諷聞，安敢拟議於其間哉？自唐抵宋，甲子四周，廢而复兴，秒」而復淨，一出一入，若合符节。观其世数之推移，陵谷之迁变，高下之相賚，隱显「之相代，此蓋在其形器者之冥数也；於其无生慈忍之力，又何少損哉？教中所」謂指爪画像，童子聚沙，皆能成佛，世人多以为不然，予尝論之曰：信心发於一「念，善种根於頼耶，积劫不忘，遇緣斯对，证成无漏，茲又何疑？今焦君之所信尚，」成就大緣，又岂聚沙画像之可比也？噫！而今而后，又不知几千百年，其間或廢「或兴，誰何有緣，乘是願力而相会遇，予固不得而知也。謹記其塔成所藏之岁」月云耳。时元豐元年四月八日記。女弟子呂氏四娘舍錢五百貫省入緣。」

发願文 大宋熙宁十年岁在丁巳八月戊寅朔丙申日，丹徒焦巽施錢二百万，范黑金「为浮图九級，重瘞藏旧塔基下舍利於北固山甘露寺之东偏，浮图成，誦焚香」稽首而发願言：「觉皇乘是悲智全，以一大事为因緣。誓生忍土拯沉綿，」导以妙法为敷宣。遺其設利福无边，建茲率堵山之巔。香風宝鐸来入天，一瞻「一礼增擎拳。同登解脫无后先，法城出入何穷年。南徐刘照刊。」

图版肆



1. 长干寺舍利金棺头部



2. 长干寺舍利金棺侧面



3. 长干寺舍利金棺顶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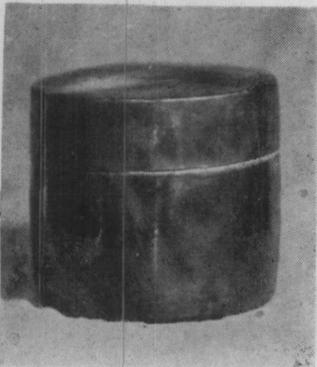
4. 长干寺舍利银槨顶部



5. 长干寺舍利银槨侧面



6. 长干寺舍利银槨头部



7. 银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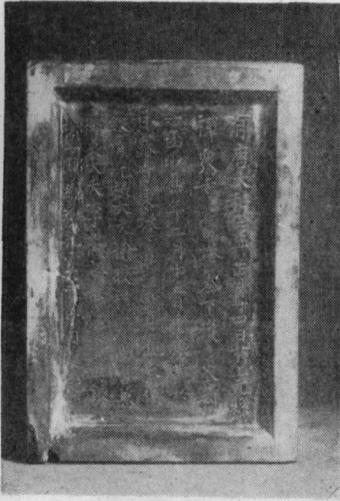


8. 禅众寺舍利金棺侧面



9. 禅众寺舍利金棺头部

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出土器物(文见 309、312 页)



1. 禪众寺舍利石函盖阴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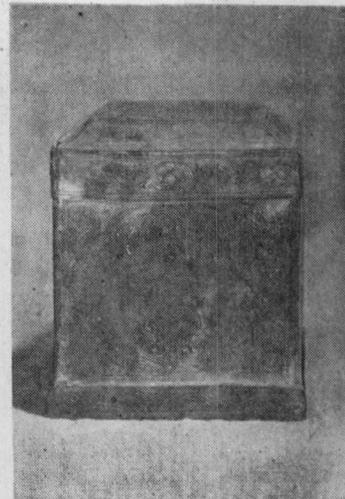
2. 禪众寺舍利銀槲正面



3. 禪众寺舍利銀槲側面



4. 宋代銀函盖阴題記



5. 宋代銀函正面



6. 宋代銀函側面



7. 长干寺舍利石函函身横側面



8. 长干寺舍利石函函身纵側面



9. 宋代銀盒內的舍利

鎮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出土器物(文見 305、307、309、312 頁)